

# 雪山父子兵

■梁佳豪 廖继龙

## 两代之间

1996年，龙兵随母亲来到甘巴拉英雄雷达站看望父亲龙扶国。他当时虽然年纪小，但很喜欢躲在旁边看官兵出操、训练的场景，甚至有机有样地学会了喊口号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”。

龙扶国在雪山上坚守了12年，陪伴在龙兵身边的日子很少。有时，龙兵会为此情绪低落，母亲便安慰他：“爸爸是军人，他是在保护我们呀。”

那年，龙兵在家里翻到一本相册，里面有父亲在炊事班工作的日常，还有他站在五星红旗下庄严肃穆的身影……那一刻，在龙兵的心里，当兵的种子悄悄埋下。

2009年，村里有几个人入伍名额，村干部建议龙兵试试。母亲立刻给龙扶国打了电话。

正在海南务工的龙扶国，连忙往家赶。一路上，龙扶国心情非常激动。尽管换乘了各种交通工具，奔波了两天两夜，他竟然丝毫没觉得累。作为一个曾在雪山上服役多年的老兵，他打心底里希望儿子能够当兵，去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。

到家后，龙扶国给龙兵讲述了许多他和战友们盖营房、种绿植，建设雷达站的往事。那天，看着父亲神采奕奕的样子，感受着父亲对军营的热爱，龙兵心中升起一阵感动。

12月的西藏，寒风呼啸、暴雪肆虐。入伍通知一到，龙扶国便带着龙兵去买棉衣棉裤，以及预防高原反应的药物。

临行前，龙扶国一边低头帮龙兵打背包，一边语重心长地叮嘱：“到了部队一定要好好干！”看着父亲有些苍老的面容，龙兵的眼眶不禁有些湿润。

第二天，龙兵坐上了去西藏的火车。



陈磊绘

新训结束后，龙兵郑重向新兵连党支部提出申请：要像父亲一样，到雪域之巅甘巴拉当兵。最终，他如愿以偿成为甘巴拉雷达站的一员。

去往甘巴拉雷达站的路上，随着海拔不断升高，龙兵的高原反应越来越强烈。他头痛胸闷，脑袋像是被木槌不停地敲打，一到营区，便被送往卫生队。

“我能坚持下去吗？”高原生活的艰难超出了龙兵的想象，他的身体和心理都在承受着煎熬。可想到父亲的期望和鼓励，龙兵不由得再次振作起来。分配岗位时，龙兵被分到了炊事班。这让一心想当雷达操纵员的他，心情更加失落。

教导员觉察出龙兵心里有落差，便把他带到了荣誉室。那天，龙兵在一面贴满老照片的橱窗前停下来——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照片里，父亲身穿迷彩，手握钢枪，脸上有着高原军人特有的“高原红”，眼神中透

着坚毅。这一幕，深深触动了龙兵的心。

了解了甘巴拉的历史，感受到甘巴拉老兵的坚韧，龙兵的内心难以平静。周末，他拨通了父亲的电话，说自己会好好干。龙扶国欣慰地感叹：“娃儿长大了！”

雷达站里，龙兵来到父亲曾经工作的岗位，学习着父亲曾经学过的业务技能。三年后，龙兵成为炊事班班长，被评为“优秀士兵”。龙扶国收到“娃儿长大了！”

2016年，得知单位要遴选人员参加驾驶员培训，龙兵想抓住机会锻炼自己，第一个递交了申请。

第二年年底，龙兵受领执行机动任务。他和车队翻越海拔5900多米的达坂时，遇到暴风雪，能见度很低。接到指令后，他迅速下车清理积雪，安装防滑链，手脚很快就被冻僵了，高原反应也接踵而来。“父亲当年也是

这样战斗的吧。”想到这里，龙兵咬牙坚持。排除道路积雪后，他驾驶车辆缓缓翻越达坂，最终顺利完成任务。

2019年，龙兵因工作表现突出，荣立个人三等功。年底，单位特地邀请龙扶国来甘巴拉参加颁奖典礼。“娃立功啦！好，好，我一定准时到。”龙扶国激动地答应着。

时光在龙扶国的脸上留下了痕迹，却带不走这位老兵身上的兵味。龙扶国来到甘巴拉后，每天伴着起床号准时起床，对着军容镜仔细地整理着装。看到父亲认真的样子，龙兵忍俊不禁。“身在军营就得有兵样，我以前是兵，现在也是兵”，父亲的话，让龙兵肃然起敬。

参观甘巴拉雷达站时，回忆不断涌上这位老兵心头：“以前，营房都是土坯房、铁皮房。你看那栋楼，以前是我们种菜的阳光棚……”看到官兵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，他从心底里感到高兴。

颁奖仪式上，龙扶国亲手为龙兵戴上三等功奖章。“离开部队20年，今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。能够与儿子同在甘巴拉当兵，是我最自豪的事。”龙扶国激动地说。

如今，龙兵已成长为一名精通炊事、油机、驾驶三项技能的一级上士。他将带着父亲对这片土地的热爱，继续书写自己的青春故事。

“云彩飘不过你哦，甘巴拉；鸟儿飞不过你哦，甘巴拉；有一队人向你走来，甘巴拉；他们的名字叫金珠玛……”在甘巴拉雷达站，人人都能唱这首美丽动人的歌曲《甘巴拉》。

一代又一代人离开甘巴拉，又有一代人走进甘巴拉。远处的群山，高耸入云，峻峭而宏伟，如同一道壮丽的屏障，将雷达站包裹其中。夜深了，屋外漫天飞雪，山巅冷风劲吹。龙兵穿戴好装备，走上哨位，向着远方挺立……

印象中只在她未满月时买过几本小画册，后面几乎所有吃穿用品都由妻子操持。听她这么说，我当即落实。跑了好几个商场后，终于选到一个迷彩颜色的帽子。结账时我才发现不知道女儿头围大小，只能硬着头皮给导购员比划大概有多大。果然，再次视频通话时，我看到女儿戴上了我买的特大号帽子，前面遮眼睛，两边盖耳朵。这顶帽子被家人一通笑话，但丝毫不影响女儿对它的喜爱。听妻子说，女儿会时不时戴着帽子站在镜子前打量，平时出去玩，哪怕天气很热，也会嚷嚷着要戴上。

虽然女儿还很小，认知有限，不过我相信她知道自己是军娃。她喜欢戴迷彩色的帽子，嘴里还会经常说“爸爸是解放军”。

此后对于迷彩帽，我有了新的情愫。戴之前，我会仔细检查确保没有松垮；不戴时，也会将帽身填满支撑起来。只要看到迷彩帽，我就会想到日夜思念的女儿，就知道有一个军娃正热切地爱着爸爸的一切。

## 那年那时

趁着周末，我与老伴驱车前往城南一处热门地标“打卡”。抵达目的地后，才发现那里恰好位于我们曾经生活了几十年的营区附近。因为城市面貌变化巨大，我们竟然一时没有认出来。出于对故地的怀念，我与老伴决定一起回去看看。

当年，老伴所在单位并入国防科技大学后，我们便和其他很多战友一起搬离了营区，住进科大家属房，到现在一晃已是20多年，期间因事务繁忙一直没有回过那片曾经生活过的营区。

我俩来到军营门口，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早已变了模样。那些曾经熟悉的营房、办公楼、家属宿舍都已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新修的高楼和一部分在建的工地。我们在崭新且陌生的道路上边走边看，努力寻找过去的影子，翻涌而出的记忆将我带回到年轻时的时光。

记得那是1986年夏天，我与老伴初次相见。当时因他所在的军校放暑假，他前往姐姐家中探亲。不料他姐姐不在家，于是，他敲响隔壁一户人家的大门想要寄存行李，开门的便是我母亲。待到晚上他来取行李时，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个浓眉大眼、阳光英俊的男孩。后来，我得知他是从地方大学毕业后投笔从戎进入军校的现役教官，对他的好感油然而生。

经他姐姐及邻居撮合，我们正式见面，互留通信地址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，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。一百多封鸿雁传书，铺就了我们如花似锦的爱情之路。从相爱到结婚，一切都顺理成章，但又好像在梦中。为了那一抹绿，我竟义无反顾。眼里再没有其他风景。

那时也有人劝我不必嫁一名军人，去忍受两地相思之苦。离别，很快就成了我们婚后的第一堂课。体完婚假，他回军校，我留在原单位上班。站台上，车未到，泪先流。他不停地替我抹眼泪，说才开始呢，就哭鼻子了。我知道他在强颜欢笑。纵有再多的不舍，我的目光还是留不住他的脚步。是的，他说得对，那仅仅是一个开始。此后，当一次又一次面对离别，我学会了坚强，也学会了同他一样含笑转身，把泪洒进心里。选择了军人，需要的不仅是寸步不离的陪伴，更多的是舍小家为大家，让所爱的人在工作和学习中减少牵挂。令人欣慰的是，他在单位努力工作，先后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员、优秀共产党员；而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同样不甘落后，多次获评优秀共产党员、市优秀专业技术人员及先进个人等。我们在事业上互相帮助，相互鼓励，比翼双飞。

# 只为心中那抹绿

■宋巧玲

这种聚少离多的日子持续了5年之后，我终于办好随军手续，带着女儿来到军营，开启了全新的生活。面对新的环境、新的工作，虽然有过些许烦恼和不适，也曾和他发生过争吵，但更多的时候，我还是珍惜那份来之不易的相守。每天早晨，我听着军号起床，在嘹亮的军歌声中赶班车。女儿更是喜欢军营：大操场上可以疯跑、荡秋千、穿越障碍；楼下的橘子林一到傍晚便是孩子们的天堂；假山下的映山红花丛中会有突然蹦出的变色龙；夏夜，和喊着嘹亮口号的战士们一同去广场看露天电影；和平鸽围绕的炮雕雕塑周围，满池荷花的香气飘送很远。这座军营藏着老伴的奋斗，记录着孩子的快乐和我们的青春岁月。

家是避风的港湾，也是力量的源泉。如今，老伴已经退休，但仍在他所钟爱的岗位上发挥余热。女儿女婿也都在部队工作，并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断成长。

走在曾经熟悉的营院里，看着眼前陌生的景象，我不免有些失落，但想到这是部队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必然，心里也就坦然了。作为一名军嫂和军妈妈，我不禁为当年选择了那一抹绿而感到由衷自豪！



陈磊绘

## 情到深处

# 远方的等待

■孙庆秀

“妈，不好意思，又隔了两周才给您打电话！”“我知道你工作忙，我都挺好的，放心吧。”自从我到部队工作后，“我知道你工作忙”就成了母亲的口头禅，常常在我的通话中冒出来。

“我在值班”“我在加班”“我有任务”……母亲在通话中听到我说这些，就会尽快结束通话，经常快得我猝不及防。慢慢地，她不再主动给我打电话，总是在等着、等着，等待她离家最远的女儿来电。

母亲老了，如今头发愈加花白，脸庞遍布皱纹，腿脚也有些不利落，干很多事情都比年轻时慢了半拍。有时，我会忍不住轻叹一声：“妈，您又老了。”“人哪有不老的？”她倒是看得开，好像在说别人。

上年纪后，母亲更爱絮絮叨叨了。我年轻时反感她的絮叨，现在却很想听。“院子里的杏子结果了，又大又甜，你要是端午节能回来，可以尝一尝！”“今年雨水好，自家菜园里的豆角炒出来特别香，你那里肯定买不到。”每次，我都答应着：“好，好，放假就回去。”然而，我却往往食言。记忆里，故乡依然是儿时的模样：春天，满院花开蜂鸣蝶

舞，好不热闹；夏天，孩子们将双脚扎进潺潺溪水，感受凉爽惬意；秋天，田野里红黄相映，一派丰收的景象；冬天，大家围坐在火炉边，细数一年的快乐收获。可是5年来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我回故乡的次数屈指可数。

其实，母亲对我的学习和工作了解有限。记得读研时，对于我所学的专业，我口干舌燥地跟她讲了很多，她听完后的结论是：“应该以后能在办公室里工作。”所以，她现在只知道我在部队，工作很忙，需要值班，还会加班。对母亲来说，等待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
去年春节，我因为任务回不了家，她为我“宰鸡烹鱼”的愿望又落空了。单位领导给她打了慰问电话。事后，我问母亲：“您说什么啦？”她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我知道你工作忙，就说了一句，孩子在部队跟谁走，我们高兴！”一瞬间，我对母亲肃然起敬。她虽然不知道我工作的细节，但真的很懂我。

有时，我会因无法陪在父母身边照顾他们衣食起居而遗憾。而母亲的这句话让我觉得，自己从小深埋心底的“让父母感到骄傲”的愿望，正在慢慢实现。

# 迷彩帽

■姚昂

我几步远的位置，光腿穿着尿不湿，怀里抱一只小狗玩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看。大约有两三秒，她不动，也不说话。回过神后，她看向一旁的妈妈，又看看我；再看向一边的姥姥，又看看我。这时，岳母说道：“麦芽，你不是老想爸爸吗？他这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你咋不吭声呢。”看女儿一直打量我，我也停下了换鞋的动作，戴好迷彩帽站直了，和她对视起来。只见女儿冲我一笑，抱着小狗玩害羞地爬上了沙发。我坐在她旁边刚要开口，就听见她小声道：“爸爸戴帽子！”

单位驻地离我家很远，爱人平时

要上班，我们长期两地分居，女儿一直由老人帮忙照看。岳母讲过好多次，孩子几个月大的时候，只要抱着她看我穿军装的照片，女儿就会一个劲地笑。这次我回家，是她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我穿军装的样子。

回单位后我与女儿视频，有那么一阵子，她的小嘴像复读机一样念叨：“爸爸戴帽子！”见我不满足她的要求，有几次还生气哭起鼻子来。妻子提醒我：“孩子这么喜欢迷彩帽，你就送她一顶。下次她再让你戴帽子，你也让她戴，到时候看你们父女俩谁更疯。”

对女儿，我心里是觉得亏欠的。

## 说句心里话

女儿一岁多那会儿，一次我出差完成任务后，单位领导说：“这里离你家不远，回家休息几天吧。”听罢，我衣服都没顾得上换，穿着迷彩服就风尘仆仆往家赶。

一进门，我大声喊：“麦芽，爸爸回来啦！”随即听见光脚在地板上跑动的“咚咚”声。还没等我换好鞋，女儿就闪现在我面前。即便到现在，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她看我的表情。她站在距



## 家庭秀

亲爱的爸爸妈妈  
请像两片树叶那样  
托起我这颗小芽吧  
梦想的蓝天下  
红色的阶梯  
召唤着我心中的花儿  
那是一条通往远方的栈道吗  
为我加油吧  
我不会害怕  
你们看  
满山遍野的阳光  
都在为我喝彩呢

李志学配文

## 定格

近日，新疆军区某部干部姜涛的妻儿来队探亲。图为姜涛和妻子带着儿子体验攀爬电梯的情景。

罗兴仓摄